

開放文學－諷刺警世－警世通言
第八卷 崔待詔生死冤家

山色晴嵐景物佳，煖烘回雁起平沙。東郊漸覺花供眼，南陌依稀草吐芽。

堤上柳，未藏鴉，尋芳趁步到山家。

隴頭幾樹紅梅落，紅杏枝頭未著花。

這首《鷓鴣天》說孟春景致，原來又不如《仲春詞》做得好：

每日青樓醉夢中，不知城外又春濃。

杏花初落疏疏雨，楊柳輕搖淡淡風。

浮畫舫，躍青驄，小橋門外綠陰籠。

行人不入神仙地，人在珠簾第幾重？

這首詞說仲春景致，原來又不如黃夫人做的《季春詞》又好。

先自春光似酒濃，時聽燕語透簾櫳。

小橋楊柳飄香絮，山寺緋桃散落紅。

鶯漸老，蝶西東，春歸難覓恨無窮，

侵階草色迷朝雨，滿地梨花逐曉風。

這三首詞，都不如王荊公看見花瓣兒片片風吹下地來，原來這春歸去，是東風斷送的。有詩道：

春日春風有時好，春日春風有時惡。

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

蘇東坡道：「不是東風斷送春歸去，是春雨斷送春歸去。」有詩道：

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全無葉底花。

蜂蝶紛紛過牆去，卻疑春色在鄰家。

秦少游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是柳絮飄將春色去。」有詩道：

三月柳花輕復散，飄颻澹蕩送春歸。

此花本是無情物，一向東飛一向西。

邵堯夫道：「也不干柳絮事，是蝴蝶採將春色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當三月，蝴蝶飛來忙劫劫。

採將春色向天涯，行人路上添淒切。

曾公亮道：「也不干蝴蝶事，是黃鶯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豔正濃，春宵何事惱芳叢。

黃鶯啼得春歸去，無限園林轉首空。

朱希真道：「也不干黃鶯事，是杜鵑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杜鵑叫得春歸去，吻邊啼血尚猶存。

庭院日長空悄悄，教人生怕到黃昏。

蘇小小道：「都不干這幾件事，是燕子啣將春色去。」有《蝶戀花》詞為證：

妾本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管流年度。

燕子啣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

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

歌罷彩雲無覓處，夢回明月生南浦。

王巖叟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也不干蝴蝶事，也不干黃鶯事，也不干杜鵑事，也不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過，春歸去。」曾有詩道：

怨風怨雨兩俱非，風雨不來春亦歸。

腮邊紅褪青梅小，口角黃消乳燕飛。

蜀魄健啼花影去，吳蠶強食柘桑稀。

直惱春歸無覓處，江湖辜負一簑衣。

說話的，因甚說這春歸詞？紹興年間，行在有個關西延州延安府人，本身是三鎮節度使咸安郡王。當時怕春歸去，將帶著許多鈞眷遊春。至晚回家，來到錢塘門裡車橋前面。鈞眷轎子過了，後面是郡王轎子到來。則聽得橋下裱褙舖裡一個人叫道：「我兒出來看郡王！」當時郡王在轎裡看見，叫幫窗虞候道：「我從前要尋這個人，今日卻在這裡。只在你身上，明日要這個人入府中來。」當時虞候聲諾，來尋這個看郡王的人，是甚色目人？正是：塵隨車馬何年盡？情繫人心早晚休。

只見車橋下一個人家，門前出著一面招牌，寫著「璩家裝裱古今書畫」。舖裡一個老兒，引著一個女兒，生得如何？雲鬢輕籠蟬翼，蛾眉淡拂春山，朱唇綴一顆櫻桃，皓齒排兩行碎玉。蓮步半折小弓弓，鶯囀一聲嬌滴滴。

便是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虞候即時來他家對門一個茶坊裡坐定，婆婆把茶點來。虞候道：「啟請婆婆，過對門裱褙舖裡請璩大夫來說話。」婆婆便去請到來，兩個相揖了就坐。璩待詔問：「府幹有何見諭？」虞候道：「無甚事，閒問則個。適來叫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是令愛麼？」待詔道：「正是拙女，只有三口。」虞候又問：「小娘子貴庚？」待詔應道：「一十八歲。」再問：「小娘子如今要嫁人，卻是趨奉官員？」待詔道：「老拙家寒，那討錢來嫁人，將來也只是獻與官員府第。」虞候道：「小娘子有基本事？」待詔說出女孩兒一件本事來，有詞寄《眼兒媚》為證：

深閨小院日初長，嬌女綺羅裳。

不做東君造化，金針刺繡群芳，

斜枝嫩葉包開蕊，唯只欠馨香。

曾向園林深處，引教蝶亂蜂狂。

原來這女兒會繡作。虞候道：「適來郡王在轎裡，看見令愛身上繫著一條繡裏肚。府中正要尋一個繡作的人，老丈何不獻與郡王？」璩公歸去，與婆婆說了。到明日寫一紙獻狀，獻來府中。郡王給與身價，因此取名秀養娘。

不則一日，朝廷賜下一領團花繡戰袍。當時秀秀依樣繡出一件來。郡王看了歡喜道：「主上賜與我團花戰袍，卻尋甚麼奇巧的事物獻與官家？」去府庫裡尋出一塊透明的羊脂美玉來，即時叫將門下碾玉待詔，問：「這塊玉堪做甚麼？」內中一個道：「好做一副勸盃。」郡王道：「可惜恁般一塊玉，如何將來只做得一副勸盃！」又一個道：「這塊玉上尖下圓，好做一個摩侯羅兒。」郡王道：「摩侯羅兒，只是七月七日乞巧使得，尋常間又無用處。」數中一個後生，年紀二十五歲，姓崔名寧，趨事郡王數年，是昇州建康府人。當時叉手向前，對著郡王道：「告恩王，這塊玉上尖下圓，甚是不好，只好碾一個南海觀音。」郡王道：「好，正合

我意。」就叫崔寧下手。不過兩個月，碾成了這個玉觀音。郡王即時寫表進上御前，龍顏大喜，崔寧就本府增添請給，遭遇郡王。不則一日，時遇春天，崔待詔遊春回來，入得錢塘門，在一個酒肆，與三四個相知方纔喫得數盃，則聽得街上鬧吵吵。連忙推開樓窗看時，見亂烘烘道：「井亭橋有遺漏！」吃不得這酒成，慌忙下酒樓看時，只見：

初如螢人，次若燈光，千條蠟燭焰難當，萬座燈盆敵不住。六丁神推倒寶天爐，八力士放起焚山火。驪山會上，料應褒姒逞嬌容。赤壁磯頭，想是周郎施妙策。五通神撐住火葫蘆，宋無忌趕翻赤騾子。又不曾瀉濁澆油，直恁的煙飛火猛。

崔待詔望見了，急忙道：「在我本府前不遠。」奔到府中看時，已搬挈得罄盡，靜悄悄地無一個人。崔待詔既不見人，且循著左手廊下人去，火光照得如同白日。去那左廊下，一個婦女，搖搖擺擺，從府堂裡出來。自言自語，與崔寧打個胸膈撞。崔寧認得是秀秀養娘，倒退兩步，低身唱個喏。原來郡王當日，嘗對崔寧許道：「待秀秀滿日，把來嫁與你。」這些眾人，都攛掇道：「好對夫妻！」崔寧拜謝了，不則一番。崔寧是個單身，卻也癡心。秀秀見恁地個後生，卻也指望。當日有這遺漏，秀秀手中提著一帕子金珠富貴，從左廊下出來。撞見崔寧便道：「崔大夫，我出來得遲了。府中養娘各自四散，管顧不得，你如今沒奈何只得將我去躲避則個。」

當下崔寧和秀秀出府門，沿著河，走到石灰橋。秀秀道：「崔大夫，我腳疼了走不得。」崔寧指著前面道：「更行幾步，那裡便是崔寧住處，小娘子到家中歇腳，卻也不妨。」到得家中坐定。秀秀道：「我肚裡饑，崔大夫與我買些點心來喫！我受了些驚，得杯酒吃更好。」當時崔寧買將酒來，三杯兩盞，正是：三杯竹葉穿心過，兩朵桃花上臉來。道不得個「春為花博士，酒是色媒人」。秀秀道：「你記得當時在月臺上賞月，把我許你，你兀自拜謝。你記得也不記得？」崔寧又著手，只應得「喏」。秀秀道：「當日眾人都替你喝采，『好對夫妻！』你怎地到忘了？」崔寧又則應得「喏」。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何如？」崔寧道：「豈敢。」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將起來，教壞了你，你卻如何將我到家中？我明日府裡去說。」崔寧道：「告小娘子，要和崔寧做夫妻不妨。只一件，這裡住不得了，要好趁這個遺漏人亂時，今夜就走開去，方纔使得。」秀秀道：「我既和你做夫妻，憑你行。」

當夜做了夫妻。四更已後，各帶著隨身金銀物件出門。離不得饑餐渴飲，夜住曉行，迤邐來到衢州。崔寧道：「這裡是五路總頭，是打那條路去好？不若取信州路上去，我是碾玉作，信州有幾個相識，怕那裡安得身。」即時取路到信州。

住了幾日，崔寧道：「信州常有客人到行在往來，若說道我等在此，郡王必然使人來追捉，不當穩便。不若離了信州，再往別處去。」兩個又起身上路，逕取潭州。

不則一日，到了潭州，卻是走得遠了。就潭州市裡訪問房屋，出面招牌，寫著「行在崔待詔碾玉生活」。崔寧便對秀秀道：「這裡離行在有二千餘里了，料得無事，你我安心，好做長久夫妻。」潭州也有幾個寄居官員，見崔寧是行在待詔，日逐也有生活得做。崔寧密使人打探行在本府中事。有曾到都下的，得知府中當夜失火，不見了一個養娘，出賞錢尋了幾日，不知下落。也不知道崔寧將他走了，現在潭州住。

時光似箭，日月如梭，也有一年之上。忽一日方早開門，見兩個著皂衫的，一似虞候府幹打扮。人來舖裡坐地，問道：「本官聽得說有個行在崔待詔，教請過來做生活。」崔寧吩咐了家中，隨這兩個人到湘潭縣路上來。便將崔寧到宅裡相見官人，承攬了玉作生活，回路歸家。

正行間，只見一個漢子頭上帶個竹絲笠兒，穿著一領白段子兩上領布衫，青白行纏找著褲子口，著一雙多耳麻鞋，挑著一個高肩擔兒。正面來，把崔寧看了一看，崔寧卻不見這僅面貌，這個人卻見崔寧，從後大踏步尾首崔寧來。正是：

誰家稚子鳴榔板，驚起鴛鴦兩處飛。
這漢子畢竟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竹引牽牛花滿街，疏籬茅舍月光篩。
玻璃盞內茅柴酒，白玉盤中簇豈梅。
休懊惱，且開懷，平生贏得笑顏開。
三千里地無知己，十萬軍中掛印來。

這支《鷓鴣天》詞是關西秦州威武軍劉兩府所作。從順昌大戰之後，閒在家中，寄居湖南潭州湘潭縣。他是個不愛財的名將，家道貧寒，時常到村店中吃酒。店中人識劉兩府，歡呼囉喏。劉兩府道：「百萬番人，只如等閒，如今卻被他們誣罔！」做了這支《鷓鴣天》，流傳直到都下。當時殿前太尉是楊和王，見了這詞，好傷感：「原來劉兩府直恁孤寒！」教提轄官差人送一項錢與這劉兩府。

今日崔寧的東人郡王，聽得說劉兩府恁地孤寒，也差人送一項錢與他，卻經由潭州路過。見崔寧從湘潭路上來，一路尾著崔寧到家，正見秀秀坐在櫃身子裡。便撞破他們道：「崔大夫，多時不見，你卻在這裡。秀秀養娘他如何也在這裡？郡王教我下書來潭州，今日遇著你們。原來秀秀娘嫁了你，也好。」當時嚇殺崔寧夫妻兩個，被他看破。

那人是誰？卻是郡王府中一個排軍，從小伏侍郡王，見他朴實，差他送錢與劉兩府。這人姓郭名立，叫做郭排軍。當下夫妻請住郭排軍，安排酒來請他。吩咐道：「你到府中千萬莫說與郡王知道！」郭排軍道：「郡王怎知得你兩個在這裡。我沒事，卻說甚麼。」當下酬謝了出門，回到府中，參見郡王，納了回書。看著郡王道：「郭立前日下書回，打潭州過，卻見兩個人在那裡住。」郡王問：「是誰？」郭立道：「見秀秀養娘並崔待詔兩個，請郭立喫了酒食，教休來府中說知。」郡王聽說便道：「叵耐這兩個做出這事來，卻如何直走到那裡？」郭立道：「也不知他仔細，只見他在那裡住地，依舊掛招牌做生活。」

郡王教幹辦去吩咐臨安府，即時差一個緝捕使臣，帶著做公的，備了盤纏，逕來湖南潭州府。下了公文，同來尋崔寧和秀秀，卻似：皂雕追紫燕，猛虎伏羊羔。

不兩月，捉將兩個來，解到府中。報與郡王得知，即時陞廳。原來郡王殺番人時，左手使一口刀，叫做「小青」；右手使一口刀，叫做「大青」。這兩口刀不知剝了多少番人。那兩口刀，鞘內藏著，掛在壁上。郡王陞廳，眾人聲喏。即將這兩個人押來跪下。郡王好生焦躁，左手去壁牙上取下「小青」，右手一掣，掣刀在手。睜起殺番人的眼兒，咬得牙齒剝剝地響。當時嚇殺夫人，在屏風背後道：「郡王，這裡是帝輦之下，不比邊庭上面。若有罪過，只消解去臨安府施行，如何胡亂剝得人？」郡王聽說道：「叵耐這兩個畜生逃走，今日捉將來，我惱了，如何不剝？既然夫人來勸，且捉秀秀入府後花園去，把崔寧解去臨安府斷治。」當下喝賜錢酒，賞犒捉事人。

解這崔寧到臨安府，一一從頭供說：「自從當夜遺漏，來到府中，都搬盡了，只見秀秀養娘從廊下出來，揪住崔寧道：『你如何安手在我懷中？若不依我口，教壞了你！要共崔寧逃走。崔寧不得已，只得與他同走。只是實。』臨安府把文案呈上郡王，郡王是個剛直的人，便道：「既然恁地，寬了崔寧，且與從輕斷治。崔寧不合在逃，罪杖，發還建康府居住。」

當下差人押送，方出北關門，到鵝項頭，見一頂轎兒。兩個人擡著，從後面叫：「崔待詔，且不得去！」崔寧認得像是秀秀的聲音，趕將來又不知恁地？心下好生疑惑。傷弓之鳥，不敢攬事，且低著頭只顧走。只見後面趕將上來，歇了轎子，一個婦人走出來，不是別人，便是秀秀，道：「崔待詔，你如今去建康府，我卻如何？」崔寧道：「卻是怎地好？」秀秀道：「自從解你去臨安府斷罪，把我捉入後花園，打了三十竹篾，遂便趕我出來。我知道你建康府去，趕將來同你去。」崔寧道：「恁地卻好。」討了船，直到建康府，押發人自回。若是押發人是個學舌的，就有一場是非出來。因曉得郡王性如烈火，惹著他不是輕放手的。他又不是王府中人，去管這閒事怎地？況且崔寧一路買酒買食，奉承得他好，回去時就隱惡而揚善了。

再說崔寧兩口在建康居住，既是問斷了，如今也不怕有人撞見，依舊開個碾玉作鋪。渾家道：「我兩口卻在這裡住得好，只是我家爹媽自從我和你逃去潭州，兩個老的喫了些苦。當日捉我入府時，兩個去尋死覓活，今日也好教人去行在取我爹媽來這裡同住。」崔寧道：「最好。」便教人來行在取他丈人丈母，寫了他地理腳色與來人。

到臨安府尋見他住處，問他鄰舍，指道：「這一家便是。」來人去門首看時，只見兩扇門關著，一把鎖鎖著，一條竹竿封著。問鄰舍：「他老夫妻那裡去了？」鄰舍道：「莫說！他有個花枝也似女兒，獻在一個奢遮去處。這個女兒不受福德，卻跟一個碾玉的待詔逃走了。前日從湖南潭州捉將回來，送在臨安府吃官司，那女兒吃郡王捉進後花園裡去。老夫妻見女兒捉去，就當下尋死覓活，至今不知下落，只恁地關著門在這裡。」來人見說，再回建康府來，兀自未到家。

且說崔寧正在家中坐，只見外面有人道：「你尋崔待詔住處？這裡便是。」崔寧叫出渾家來看時，不是別人，認得是璩公婆。都相見了，喜歡得做一處。那去取老兒的人，隔一日才到，說如此這般，尋不見，卻空走了這遭。兩個老的且自來到這裡了。兩個老人道：「卻生受你，我不知你們在建康住，教我尋來尋去，直到這裡。」其時四口同住，不在話下。

且說朝廷官裡，一日到偏殿看玩寶器，拿起這玉觀音來看。這個觀音身上，當時有一個玉鈴兒，失手脫下，即時問近侍官員：「卻如何修理得？」官員將玉觀音反覆看了，道：「好個玉觀音！怎地脫落了鈴兒？」看到底下，下面碾著三字「崔寧造」。「恁地容易，既是有人造，只消得宣這個人來，教他修整。」敕下郡王府，宣取碾玉匠崔寧。郡王回奏：「崔寧有罪，在建康府居住。」即時使人去建康，取得崔寧到行在歇泊了。當時宣崔寧見駕，將這玉觀音教他領去，用心整理。崔寧謝了恩，尋一塊一般的玉，碾一個鈴兒接住了，御前交納，破分請給養了崔寧，令只在行在居住。崔寧道：「我今日遭際御前，爭得氣。再來清湖河下尋間屋兒開個碾玉鋪，須不怕你們撞見！」

可煞事有門巧，方纔開得鋪三兩日，一個漢子從外面過來，就是那郭排軍。見了崔待詔，便道：「崔大夫恭喜了！你卻在這裡住？」擡起頭來，看櫃身裡卻立著崔待詔的渾家。郭排軍喫了一驚，拽開腳步就走。渾家說與大夫道：「你與我叫住那排軍！我相問則個。」正是：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

崔待詔即時趕上扯住，只見郭排軍把頭只管側來側去，口裡喃喃地道：「作怪，作怪！」沒奈何，只得與崔寧回來，到家中坐地。渾家與他相見了，便問：「郭排軍，前者我好意留你吃酒，你卻歸來說與郡王，壞了我兩個的好事。今日遭際御前，卻不怕你去說。」郭排軍吃他相問得無言可答，只道得一聲「得罪！」相別了。

便來到府裡，對著郡王道：「有鬼！」郡王道：「這漢則甚？」郭立道：「告恩王，有鬼！」郡王問道：「有甚鬼？」郭立道：「方纔打清湖河下過，見崔寧開個碾玉鋪，卻見櫃身裡一個婦女，便是秀秀養娘。」郡王焦躁道：「又來胡說！秀秀被我打殺了，埋在後花園，你須也看見，如何又在那裡？卻不是取笑我？」郭立道：「告恩王，怎敢取笑！方纔叫住郭立，相問了一回。怕恩王不信，勒下軍令狀了去。」郡王道：「真個在時，你勒軍令狀來！」那漢也是合苦，真個寫一紙軍令狀來。郡王收了，叫兩個當直的轎番，擡一頂轎子，教：「取這妮子來。若真個在，把來剗取一刀；若不在，郭立，你須替他剗取一刀！」郭立同兩個轎番來取秀秀。正是：麥穗兩歧，農人難辨。

郭立是關西人，朴直，卻不知軍令狀如何胡亂勒得！三個一逕來到崔寧家裡，那秀秀兀自在櫃身裡坐地。見那郭排軍來得恁地慌忙，卻不知他勒了軍令狀來取他。郭排軍道：「小娘子，郡王鈞旨，教來取你則個。」秀秀道：「既如此，你們少等，待我梳洗了回去。」即時人去梳洗，換了衣服出來，上了轎，吩咐了丈夫。兩個轎番便擡著，逕到府前。

郭立先入去，郡王正在廳上等待。郭立唱了喏，道：「已取到秀秀養娘。」郡王道：「著他人來！」郭立出來道：「小娘子，郡王教你進來。」掀起簾子看一看，便是一桶水傾在身上，開著口，則合不得，就轎子裡不見了秀秀養娘。問那兩個轎番道：「我不知，則見他上轎，擡到這裡，又不曾轉動。」那漢叫將入來道：「告恩王，恁地真個有鬼！」郡王道：「卻不叵耐！」教人：「捉這漢，等我取過軍令狀來，如今剗了一刀。先去取下『小青』來。」那漢從來伏侍郡王，身上也有十數次官了。蓋緣是粗人，只教他做排軍。這漢慌了，道：「現有兩個轎番見證，乞叫來問。」即時叫將轎番來道：「見他上轎，擡到這裡，卻不見了。」說得一般，想必真個有鬼，只消得叫將崔寧來問。

便使人叫崔寧來到府中，崔寧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郡王道：「恁地又不干崔寧事，且放他去。」崔寧拜辭去了。郡王焦躁，把郭立打了五十背花棒。

崔寧聽得說渾家是鬼，到家中問丈人丈母。兩個面面廝覷，走出門，看著清湖河裡，撲通地都跳下水去了。當下叫救人，打撈，便不見了屍首。原來當時打殺秀秀時，兩個老的聽得說，便跳在河裡，已自死了一一這兩個也是鬼。

崔寧到家中，沒情沒緒，走進房中，只見渾家坐在牀上。崔寧道：「告姐姐，饒我性命！」秀秀道：「我因為你，吃郡王打死了，埋在後花園裡。卻恨郭排軍多口，今日已報了冤仇，郡王已將他打了五十背花棒。如今都知道我是鬼，容身不得了。」道罷起身，雙手揪住崔寧，叫得一聲，匹然倒地。鄰舍都來看時，只見：兩部脈盡總皆沉，一命已歸黃壤下。崔寧也被扯去，和父母四個，一塊兒做鬼去了。後人評論得好：

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郭排軍禁不住閒磕牙。

璩秀娘捨不得生眷屬，崔待詔撇不脫鬼冤家。